

主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月球歷險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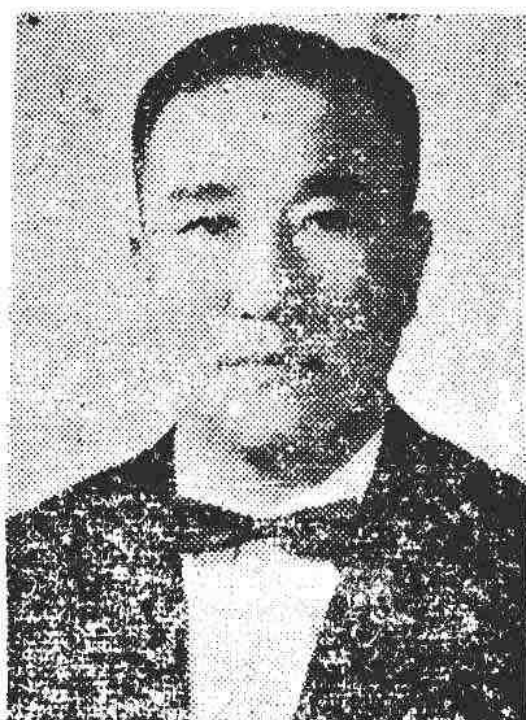
著克拉克·瑟阿
譯雋功郭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阿瑟·克拉克著
郭功雋譯

月 球 歷 險 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郭功雋，筆名郭英。民國七年二月六日出生，南京市人。空軍機械學校正科一期畢業，民國卅三年十月至卅五年二月曾赴英國皇家空軍航空工程專校深造並在各航空工廠見習。現任軍職。公餘從事譯述有年，作品散見國內報章雜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自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兌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簡介作者阿瑟·克拉克

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以一九一七年出生於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英國皇家空軍，任技術學校雷達教官。曾與美國科學人士共同研究如何使飛機在惡劣天氣中盲目著陸的方法，終於發展成功地面管制進場程序，能導引飛機在濃霧中安然落地。此一成就對於飛行安全建功甚偉。戰後克拉克氏復員還鄉，入倫敦大學王家學院攻讀，獲科學士學位。

自一九五一年起，克拉克開始其寫作生涯。迄今已有作品四十餘種問世。克拉克憑仗充沛的科學素養，豐富的想像力，特別着力於太空科學小說的創作。其時，火箭發展尙局限於研究高空氣層分析階段。可是在他生花妙筆的描敘下，書中人已能逐漸飛越太空，抵達太陽系各行星進行探險。最先是登陸月球，並在其間建立多處工作基地，發展交通系統，開闢各地的觀光勝跡。「月球歷險記」所述就是當一艘觀光月球名勝月塵海的「沙琳娜號」失事沉入海中以後，如何運用機智與技術搶救旅客出險的故事。

克拉克的太空故事由月球逐步開拓新境界，他向金星、火星等行星不斷延伸，繼續發表了「地球光」，「火星初旅」，「末代人類」，「未來遠景」等小說。他的科學小說甚爲英美讀者所鍾愛，並譯成許多種語文。其作品銷售總額，數量已超出二百萬本。可以想象他是享受着很優渥

的版稅收益的。克拉克有一次暗示地答覆一位關心他收入的記者說：「我不想告訴你，我的確實收入。但是我相信我忝爲全世界待遇最優厚的科學作家之一。」

據悉目前克拉克正與電影製片人古必克 (Stanley Kubrick) 合作積極籌拍一部名叫『1100年——太空史詩』的影片。

克拉克氏曾兩度出任英國星際學會的主席，由於其寫作裨益科學知識之普遍傳播，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 (UNESCO) 曾在一九六二年頒給加林喀獎 (1962 Kalinga Prize)，以資激勵。

當茲太空發展日趨熱烈，登陸月球屈指可期之際，先讓我們瀏覽作家筆下的月球景色和特殊問題，或許可使我們能够迎頭趕上時代吧。

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們已在月球建立基地多處，並且開拓了觀光勝景的太空船定期航線。

作爲唯一觀光船「沙琳娜號」的船長，哈里斯頗有足以炫耀的自負。他守視這一批觀光客魚貫登船，搶先佔住靠近窗口的席位。他從後視鏡中瞥見太空小姐韋素珊，身穿畢挺的觀光局天藍色制服，殷勤的接待她的旅客。每逢一起出動時，他總當她爲「韋小姐」，而不是「素珊」；這樣可以使他的腦筋習慣於公事公辦的觀念。可是究竟這位小姐對他如何想法，他一直未曾探明實情。

旅客全部是生面孔，渴望在月球上空巡邏一匝的另一批新人。大多數乘客屬於某一種典型——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前來遊歷新世界以了夙願。當他們是兒童時，這種想法是絕對無望的。其中只有四、五位三十歲才出頭的青年，多半是各月球基地輪到休假的技術人員。哈里斯想，這種安排相當合理，年紀大的是從地從地球來觀光客，而年輕一代則是本地居民。

對所有觀光客而言「乾涸海」之遊是富於吸引力的新奇經驗。從沙琳娜的客窗望過去，乾涸海的表面由一望無垠的灰色塵埃所組成，灰塵向天際延伸，直到與星空連成一氣。在乾涸海的頂端，高高懸在半空裏，是新月狀的地球，它停在那裏已有億萬年之久。地球母親發出明亮青光泛

灑在月球表面上，是一種透骨的寒光，真够寒冷的，在這漫漫的長夜，外界溫度大約只有華氏零下三百度。

單憑不經意的一瞥，無法使人斷定乾涸海究竟屬於固態或是液態。它的表面平滑如鏡，毫無起伏特徵，和分佈在月球其他地區的無數縫隙，孔穴迥然不同。在乾涸海地區，連一點小墩、沙丘也看不到。地球上的海域，甚至水庫也未有呈現如此靜謐的外貌。

組成乾涸海的是某種塵埃顆粒，而不是水。因此人們的閱歷中沒見過這種地形，由於少見多怪，他們被乾涸海所吸引。像滑石粉般的細膩塵埃，在真空的月球環境中，變成比撒哈拉沙漠還要焦灼的沙土。它可以不費力氣自由流動，像任何液體。重的物體掉進旱海，立即沉沒得無影無蹤。能够在乾涸海表面恣意往來的只有兩種運輸工具，其一，是可以搭載兩個人小巧塵橇，其二，就是沙琳娜型的觀光船，沙琳娜好似乘橇和公共汽車的綜合體，跟七、八十年前馳騁在地球南極地區的雪橇車大同小異。

沙琳娜號官方命名為墮上巡邏艇第一型，雖然，就哈里斯所知，到現在為止第二型巡邏艇尚無施工建造跡象。沙琳娜號隨便你叫，稱之為「太空船」，「巡邏艇」，「月球公車」，均無不可。哈里斯喜歡管她叫船，因為這樣不易發生混淆，他稱呼沙琳娜為「船」，乘客自然叫他「船長」，不會誤認他是太空艙囊的飛行員，而時至今日，太空飛行員已經多如過江之鯽。

等乘客統統入座以後，韋小姐開始至詞，「歡迎各位到沙琳娜號上來。哈里斯船長和我真高

興能爲諸位服務。我們這次旅行需時四個鐘頭，第一個觀光目標，將是坑口湖，離此地約三百公里，位於絕跡山脈——」

哈里斯通分聽不進這一段刻板的歡迎詞，他忙於起飛前的操作檢查程序。沙琳娜實際上是一艘在月球表面巡航的太空船。她非這樣設計不可，因爲她在真空中運行，又得設法保護艙內的人員和貨物，使不受外面懷有敵意自然環境的損害。沙琳娜藉數具電器馬達，而非習見的火箭，在月球表面推進，舉凡太空船具備的設施用品，她一應俱全，每一樣裝置在啓航以前都要加以檢查。

氧氣系——O·K；動力系——O·K；無線電——O·K（「哈囉，彩虹站嗎，沙琳娜號試驗通話。……你收得我的訊息麼？」）慣性導航系——對正零點。安全通氣瓣系統——開動。機艙漏氣偵測器——O·K。艙內照明——O·K。跳板——收上。這樣的檢查，超過五十個項目，每一項目遇有故障發生就會憑自動裝置放出警告。像太空飛行的老手哈里斯一向靠自己進行起飛前的檢查，從來不依仗這一應自動系統的。

最後他準備停當。馬達在輕聲轉動，太空船徐徐劃一圓線向右旋迴。等他們離開終端大廈時，這才改採筆直姿態，推滿油門加速前進。

沙琳娜是一艘容易駕駛的航具，雖然她的設計包含許多新奇事物。不像地球上的越洋巨輪乃是千百年經驗與錯誤累積而成。而沙琳娜則不然，她是同類航具的先驅，由幾位工程師坐在繪圖

桌前，切磋琢磨而成。他們研究：「需要一種在月球乾涸海上面巡航的工具，我們怎樣建造呢？」

有的人主張模仿開拓美洲時代在老人河上遨遊的老式輪船，船舷上裝有打水的大槳輪，不過多數人以爲採用裝在水線下的螺旋槳效率比較好些。螺旋槳在塵海中鑽動前進，推動船身前行，在船尾留下一條長長的航迹，不過幾秒鐘就會恢復平靜，塵海平垠似鏡，絲毫未有通過船隻的現象。

現在，位於出發站羅黎士港的巨大充壓棚廠，迅速從水平線失去蹤影。再隔十分鐘將與這個著名的月球港口暫時告別，那時沙琳娜號就會孑然一身地首途從事另一次觀光旅行。人類尚無適當語言刻劃她目前所歷的經驗和遭遇。

哈里斯故意關閉馬達，容許沙琳娜憑餘速作無聲的飄行，他這樣做爲了使旅客們感覺出周圍的寂靜。每次，他總要試這麼一次，旅客們反應比較遲鈍，大約隔一小時他們才體會出外面的奇兀境界。他們曾經由地球通過太空來到月球也見過環佈在上下四方的繁星。他們在旅途曾經四面八方的張望，也見過耀眼的地球外貌。可是在這裏景象迥然不同。它既不是陸地，也非太空，而是每樣有一點。

在寂靜得使人難於忍耐以前，哈里斯站起來走到旅客們的面前，如果換得太久可能嚇壞人。他對旅客講話了：「晚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希望韋小姐的服務使大家舒適滿意。我們在

此地稍作停留，因為這裏是觀賞塵海的一個好地方。我願意請諸位自己憑感覺來親近它。」

他用手朝窗外一指，那是一片灰色的古怪世界。

哈里斯船長輕聲發問，「諸位可知道天邊的地平線離我們有多遠？或者，換個說法，假如有一個人竚立在星星和地平線交界處，看起來他有多大？」

船艙中一片沉寂，可知這個問題沒有人答覆得出。照常理論，月球世界遠比地球為小，地平線必很接近。可是器官的反映却不同，據報告說，月球表面異常平坦，向四周延伸的距離好像沒有極限。看來宇宙被月球割分為二，地平線似乎存在於遼遠的天邊。

甚至當你明瞭其中道理以後，這種幻覺依然存在。如果沒有東西當做衡量與比較的尺度時，眼睛就失去判斷遠近的能力。面對這一片毫無特徵的塵海，目力失去敏銳的本能。大氣中連些微霧霾也沒有，憑甚麼來臆度遠方和近方呢。天空的繁星變成不會眨眼的針狀光束，筆直地射向距離莫測的地平線。

哈里斯繼續他的談話：「信不信由你，我們只能看二公里遠，對於尚未熟悉公制的人也就是兩哩。我知道看起來走向天邊似乎要會費一、二光年的時光，不過實際上只要廿分鐘就可以走到，假如這種東西能夠允許我們走路的話。」

船長返回他的駕駛席位，重新啟動兩具馬達。一面朝後面講了一句，「以後六十公里的路程乏善可陳，我們還是趕路吧。」

沙琳娜加速向前移動。第一次使人有了速度感。螺旋槳在塵埃中劇烈攪動，太空船後面拖了一根較長的尾流。塵埃在船跡的後方掀起兩股巨大的輕烟，遠遠看去，沙琳娜猶如在銀光皚皚的雪地中運行的橈具，天上掛着一輪寒氣逼人的大「月亮」。但是那股緩緩失蹤的灰色拋物線並非白雪，而懸在天際的大月亮正是「地球一母親」。

旅客們舒服地坐在席位上享受這種既平穩又安謐的巡航。「曾經滄海難爲水」，從地球前來月球的旅程，每個人經歷過比這樣迅捷百倍的高速，可是太空旅行並無速度感，而馳騁在乾涸海的塵面上反倒够刺激的。哈里斯操縱動力系使沙琳娜沿圓周做一個小轉彎動作，那時太空船幾乎承受着由本身運動掀起的塵埃，好似經歷一次沙陣的淋浴。雖然沒有空氣阻力的存在，塵埃依然可以升降自如，這倒有點出乎意外。倘能在地球上做同一動作，塵埃可能飄揚很久而不會平靜的。

太空船恢復平直航行，外面除了無垠的塵埃原野別無他物可供欣賞，旅客們開始瀏覽月球觀光協會爲他們印製的宣傳讀物。每位收到一個資料袋，其中包含一些照片，地圖，紀念獎狀，（本狀證明某某先生、女士、小姐曾搭乘沙琳娜號在月球塵海遨遊一次。）以及其他文件。

照印好的新聞資料上說，月球表面大部蒙了一層薄薄的塵埃，通常只有幾米厘厚。塵埃的生成物來源有二，一種可能是墜落月球的流星殘骸，在那已經靜悄悄地停了五十億年之久。亦有小部是月球造山作用散佈出來的岩石飛灰，在日與夜溫度極端差異下所形成。那裏的白天升至華氏

二一二度，夜晚降至華氏零下二四三度。不論原因如何，所造成的墮埃極爲細膩，在月球微弱的地心吸力作用下，只要一掀動它就會像液體似的流動。

自遠古以來，墮埃由高山之巔沙沙流向低地，形成分佈在月球表面的池潭與湖泊。第一批登陸月球的探險家們早料到有這些地貌，也曾妥作必要的準備。但是「乾涸海」對太空先進言確是一個意外。沒有人料想到面臨一個直徑超過一百公里以上的龐大墮海。

就月球地理狀況而言，「乾涸海」並不算浩瀚。天文學家並未承認這個地名，因爲實際上它只是「露灣」之一部份。他們抗議說，如何把「灣」的一部份劃爲一個「海」呢？可是這地名當初是由月球觀光協會所命的名，也就以訛傳訛沿用下來。至少和月球其他的海相比，並不遜色。那兒還有「雲海」，「雨海」，「寧靜海」，還有「酒海」……

新聞資料上也提供一些使人心安的報導，爲了減免神經緊張觀光客的恐懼心，讓他們知道月球觀光協會已經事事設想週到。上面說，「舉凡保障乘客安全的措施均已樣樣顧及。沙琳娜的氧氣存量足供全體人員一週以上之需，所有主要設備均有雙重配備。每隔一定時間，自動信號器向基地報告位置一次。倘兩套推進動力完全失效，而這情形是絕未發生過的，將由露灣港派出墮橈迅速拖救諸位返回母港而不稍耽擱。此外，諸位無須顧慮旅途遭遇到惡劣天氣。不論閣下多麼暈船，在月球並無暈船的症狀，原因是墮海表面永遠是風平浪靜的。」

最後那句話讀來使人心安不少，可是誰又想像得到不久這份說明書將會自食其言呢？

當沙琳娜在「地球光」照耀下穩穩地航行之際，月球各基地均在循規蹈矩地推行公務。在漫長的夜晚，有許多公務必須照常進行。自人類登陸月球成功的五十年來，這裏已經日新月異地創立很多新貌，將來呢，花樣還要翻新，這是五十億年來的大變局。

在克勞維士城，這個人類跨上月球後所建造的第一座城市，月球管理局的奧爾森局長剛剛去該城的公園區散步。克勞士城的二萬五千居民俱有同感，他們因擁有此人造公園而引以為榮。當然，它是一個小公園，但是就憑十公尺高的向日葵，恐怕地球上任何大公園也找不到的。

卷積雲在高高的天際徐徐飄過——至少外貌是如此。當然，這又是一種人爲的安排。那些卷積雲不過是反映在塑膠圓形天頂的幻景而已。可是製作得如此維妙維肖，以致局長先生觸景生情地勾起了懷鄉病。懷鄉病？他糾正自己，這就是我的家鄉。

可是在心底深處，他知道這不是真的。月球是他子孫們的家鄉，却不是他的，他來自地球瑞典國的京城，斯達哥爾摩。在克勞維士城出世的孩子們是不折不扣的月球公民。而他和地球之間有一根不會斷的韌帶維繫着，雖然經年的疏於音問。

離開主要建築的大圓形天頂不到一公里遠，月球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正在檢視最近一季的盈虧的會計報表，覺得這一向的努力頗有收穫。至少比上一季大為進步。月球上並無四季之分，他們的計劃是儘量在地球的北半球進入冬季時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月球消費。

怎樣保證做到這一層呢？這正是問題癥結所在，因為觀光客常常喜愛標新立異的項目，而月

球上可供欣賞的勝跡，却老是這幾套。奇異的月球風情畫，低弱的地心吸力，從月球遠眺地球母親，遠處月球太空站的壯觀，華麗的天象，月球拓荒者的居留地，（其實那裏的人並不歡迎有觀光客經常來打擾他們。）除上述節目以外，月球似乎別無其他可以引人入勝的名川大山。要是奇裝異服的月球本地佬可供觀光客攝入鏡頭該多好？可惜的是，最大的月球生物需要經過顯微鏡的放大才能供人觀賞——而它們的祖先乃是月球太空船二號的搭客，比第一批登陸月球的人僅只領先十年。

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檢視最新收到的定期電報，上面列舉有一些公文書信。他想清查有些甚麼對他有用的東西。有一個不知名的電視公司申請簽定一個提供月球節目的契約，準備先付定金。協會決定不加以理會，如果貿然答應他們，自己份內的工作更難以照計劃推進了。

戴維士閱讀到另一封從美國紐奧連市觀光協會寄來的信。對方提議和月球觀光協會舉辦工作人員交換計劃。此舉對月球和紐奧連市並無實質意義，除了稍稍表示點親善的熱誠。好，這兒另外有一封信，澳洲滑水冠軍寄來的，比較有點意思，他探問是否有人動過腦筋在乾涸海上滑塵？是的——我們確乎想到這個主意；他奇怪為何迄今為止尚停在幻想階段。或許有人準備追隨沙琳娜號乃至小型墮機之後，進行這種滑塵試驗。這的確是值得一試的事。戴維士秘書長對於發展新式月球康樂活動一向不遺餘力，乾涸海上滑塵，太好了。

實際上，不出數小時，這個計劃即將成爲一種惡夢。

天邊的地平線不再是一條完美無缺的弧線，沙琳娜號上的乘客看見遠方出現一帶怪石嶙峋的峻峭山嶺。當太空船逐漸趨近時，嵯峨的山石不停地壯茁，好似被巨型的電梯慢慢向天際拉伸。

韋素珊小姐向乘客講解道：「這是『絕跡山脈』，由於四周環海而得名。諸位可以發現，此地山勢嶙峋，遠比月球其他山嶺爲陡峻。」

她的講述，適可而止，因爲月球上大多數山嶺沒有甚麼值得一看的。從前在地球上以望遠鏡頭拍攝的火山口或環形山，在照片上顯得頗爲觸目，可是在現場俯瞰之下，原來是四周略高，中間低窪的坑穴。這些數以百計的大小環形山，不足以構成摩托車旅行家的地障。不過觀光協會所複印的宣傳文件，只刊登少許壯觀的峽谷與危崖，以廣招徠。

韋小姐接着說：「絕跡山脈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經過徹底的探勘。……」

……去年我們運送一小隊地質師，使他們着陸在那邊那個山岬。可是他們只向腹地行進了幾公里就知難而退。究竟這山脈的深處有沒有生物寄迹其間，只有天知道。

素珊的表現非常得體，哈里斯這樣想。他覺得韋素珊不愧爲第一流的太空導遊小姐，懂得宣傳技術的個中三昧，甚麼地方應該緘默，留着請乘客自己想像，甚地方應該詳細報導。她講話時輕鬆自然，沒有一般嚮導女郎講述時好像歌唱那種病。而且對於她所講解的主題，能够融會貫通